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二

餘姚 王宗義 編輯

序三十三

文集

石田稿序 吳寬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為至矣予則以為窮者
其身阨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于悲耳故嘗竊以
為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為工也蓋隱者忘情于朝
市甘心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為生琴書為務陶然以醉

脩然以游不知冠冕為何制鍾鼎為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窮云是以發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則高亢而超絕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今其詩具在予嘗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盛于宋尤莫盛于元然其人多生于季世身雖隱其時則窮則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八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治及承平日久人情熙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若相城沈氏顧獨好隱蓋自覲菴徵士已有詩名于江南二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啟南資更秀

穎雖得于父祖之教自能接乎宋元之派以上溯乎魯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賓客滿坐尊俎常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叙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靄岫雲形跡若空姿態倏變玩之而愈佳攬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絕者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喜為詩辱相倡和方自愧于松嶺之襲美而其子雲鴻乃欲得予序其石田藁者予何以為序也噫聖俞既仕而得乎窮名啟南不出而全乎隱節其詩之工一也而悲樂則

殊覽者當自得之啟南詩餘發為圖繪妙逼古人或謂掩其詩名而卒不能掩也今年七十餘詩思益發數日輒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容春堂文集序 王鏊

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敷腴而暢文如韓柳可謂嚴矣其末也流而為晦甚則艱蹇鈎棘齧牙而難入文至歐蘇可謂暢矣其末也流而為弱甚則熟爛萎蕪冗長而不足觀蓋非四子者過學之者過也學之患不得其法得其法則開闔操縱惟意所之嚴而不晦也暢而

不浮也文而至是、可以入作者之室矣董南畿學政侍御張君手一編授予曰是為戶部侍郎無錫邵公之文鰲山蓋常師焉將梓刻以傳唯先生序之初予承之翰林北上公時始得解過余舟中出所著臆予固以超然脫去凡近其後予官于朝公亦歿歷中外恨不能即而友之亦未克沃而忘之也今茲予告歸公亦歸卧無錫地孔邇而亦不能朝夕數、獨時得詩讀之体裁簡重興寄閒遠未嘗不改容欽歎而患不可多致今乃得其全觀之知公之用力于斯也久其志直欲追古人而

並之不為近世之詞而已也是足以傳矣或問公文為師曰是非予所及知雖然公蓋師韓而不暇及乎其他其古歌詩蓋有晉魏之風焉而亦有不侶者何師其意不師其詞此固韓公語也師韓而不必似韓此善學韓者也所謂嚴而不晦者也公年未及懸車當朝廷渴賢之日公將復起大建功業不徒托之文章而文章之出將日富以深又非予所能涯者姑以是題其首併復侍御君何如也

式齋稿序

王鏊

始吾蘇之官於京者最名多文學之士其在崑山則有若翰林修撰張君亨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陸君昂彛浙江左叅政陸君文量三人皆能文而尤工于詩亨父頗以才自喜其詩翩翩如濁世佳公子奇氣溢出最為時所膾炙昂彛志尤高不肯苟出必奇奧簡古讀之或不能句商盤周鼎識者賞之而世好之差少文量不為險峻竒怪意盡則止如行雲流水自中法律亨父昂彛皆官翰林文量獨官兵部頗以政妨世知之益少而三人最號相得杯酒倡酬無集不借意氣所至不知古人

明文海 卷二百四十二 四
何如耳久之身父卒鬻彘以病告歸亦卒文量出叅浙
藩罹諛口歸林下挾所有不一試又遭屈抑以去意不
能無少望疽發背亦卒嗟乎予未耄老三人者乃及見
其盛哀顧其著述有終不可湮沒而鬻彘之集不少槩
見亭父有滄洲集十不及二三已未春予乞告歸省舟
且發文量之子伸褒其父之遺稿為六袞作書且萬言
貽予一閱之則平生倡和之作咸在又得此文讀之多
予所未見者數腴鬯達如其詩而奏議又有經世之志焉
亦其所以見嫉于時者乃知前謂君特工于詩亦未為

知君者也予與君交且二十年于其文猶未盡知又况
深于文者乎予方思君之不幸遽喜伸之能子也于父
之書無少散佚故序伸早占應天鄉試篤志古學人謂
陸氏有子於乎君可以少慰矣

壽梅集序 文徵明

松江在元季時鴻儒碩彥多避地于此自鐵厓楊公而下
若錢惟善思復若孫作大雅若陶宗儀九成邵亨貞復
孺皆傑然天下士而土着之士則有陸宅之董良史衛
山齋諸人文皆才雋喜文雅遊相翼雖更倣擾無忘問

學唱酬吟諷不以時廢風流文雅照映一時比入國朝而袁景文顧董中遂以清辭麗句大鳴國家之盛不可謂無所自也朱靜翁楚材者嘗遊諸賢之門文詞行業亦袁顧曹耦嘗被荐起家而用不盡才旋即廢死其子士誠沾溉之餘亦以詩名余嘗讀邑志而知其人蓋清修積學之士也近得其所著壽梅集于其諸孫察卿詩才百篇清新爾雅緣情寫事隨物賦形命意鑄詞無一語宛有前諸賢風格師資源委實以興之然諸賢生當叔季風塵瀕洞奔播流離見諸論著多悲憂刺促之詞

雖袁顧大家際會昌時顧以勝國遺材履維新之朝悞首而畏尾翫散蓄縮求其和平蓋亦難矣君在宣德正統間當承平極盛之際隱居求志外無兵戈之擾而居有丘樊之樂文酒燕遊親戚情話發為音詞紆回冲遠無有吁咈真鳴盛之作也惜羅爵悠遺草盡滅察卿與其父福州公子文再世搜訪僅一詩此夫金膏水碧奚以多為嘗鼎一臠足以知味矣雖然名世非難傳世為難古之作者泯沒何限是在後人耳不得其人雖巨編完簡往、置為篋中故爾余見亦多矣矧此出于蛛

絲煤尾之非察卿之賢而有文安望其慎葺而有傳哉
吾於察卿有慨焉且鐵厓諸賢皆一代偉人求其後嗣
無聞焉而朱氏自靜翁以來垂二百年歷且數世有
聞人皆有所謂靜翁葵軒玉州福州及不一而足
夫亦盛已昔王筠自譽其世謂七葉之中人有集
朱氏何忝哉

鴻泥堂小藁序 都穆

江陰文士在宋有葛文康公勝仲與其子侍郎嘗之及
丘忠定公宗卿元初則有陸文圭子方後子房又有王

元吉氏張希尹氏孫大雅氏皆以述作擅名一時文康
忠定僅見其文之一二常之有韻語陽秋予嘗序之子
方有牆東類藁今歸秘府張氏海南集嘗一見錄本然
邑人鮮有藏者惟元吉大雅之集與韻語陽秋並行于
世數君子之沒寥寂百有餘年乃今而得一人焉曰薛
君克卿其文古奧簡質如商彝周鼎裸然並陳蒼綠眩
目不俟摩挲知非今世之物其清健嚴密又如修僊道
人僻處深山冷霞飲泉而塵濁之不能溷也蓋君少常
業進士通易書詩三經屢試有司不利幡然棄去一意古

學每有所作日鍛月鍊弗工弗已其為人沉靜寡欲而性嗜山水嘗徧遊吳越以至齊魯燕趙之墟尋幽弔古搜竒抉怪惟用資以為文其在稠人廣坐衆方高談宏辯較短爭長君獨袖手默然若無能者及其操觚搖毫篇章一出則人未嘗不驚且服以為江陰之有人置之孫王之間殆未可優劣論也夫天下之事勢無兩全使君早獲一第人固榮之未必有文若是然則君之困抑蹇連終身不遇天固將以昌其文視世之炫赫一時而名隨身沒者果孰詩而孰失哉雖然世之士盖有賤貧而

短於文者若君者亦可以無憾矣夫君諱章憲克卿字也設年六十未設時嘗豫營壽藏自為之銘人稱其達三子布卓甲皆勤學好文以君所著鴻泥堂藁鋟木以傳卓來請予文予交君久相知為深遂不辭而書之

袁永之文集叙

陸師道

吳自季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銀東箭地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鉅人盖更僕不能悉數也至于我明受命郡重挾馮王化所先英竒瓌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于天下洪武初高揚四雋領袖藝苑永宣間

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治主握文柄天下採觚之士嚮風景服靡然而苾之則有若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啟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鮮元伯虎徐博士昌國蔡孔目九達先後繼起散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吳下文獻于斯為盛彬々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々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後明皇甫僉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實頡

頡其間天材卓逸文華華妙自其少時與諸兄尚之補之切劇誦習嚮往踔厲及出接文祝之清芬挹唐王之高馥論議馳騁與相資沃沉思立詣日進不已既舉進士績學翰林佐政郎署試士中州督學南服蓋與當世名卿質正揚權務造閭與于制作粲然動師邃古詠四言則法三百篇而下視韋張作古選則尊蘇李而耻言潘陸綴近體則宗盛唐而罕尚錢劉南征諸賦祖述屈宋連珠三十抗行平原懲胡以儼過秦祭董乃傲弔屈其他命篇鑄詞必則古昔雖率爾占舉亦無妄作蓋其

志存體尚固將超越千載凌跨百代而學博才贍又有以充之故一時作者往々歛手退避晉江王道思與吳縣顧華玉論古今文章之士獨稱君與武進唐應德為後來之特無能出其右者北地李獻吉今代宗匠雄視海內少所許可一見歡然如故交賦相逢行為贈且命其子他日必表生表吾墓其重之如此惜乎中遭竄斥官簿偃蹇不能極潤色之休光論譔之業以鳴國家之盛飾至治之績自解廣西提學僉事即歸隱橫塘閉門著述將成一家言以貽來世而年復不永多所未就

獨詩文二十卷手所選定其子尊尼刻之以傳問序師道嗚呼師道何足以知君邪顧自弱冠遊君兄弟間極承知獎殆與計偕為賦晨風再上春官寵我行序贈處之言班々在籍感念平生其何能默乎謹撫所聞以弁諸篇若君宦閱世年立身大方則有太史氏志之余故得而畧焉

司直兄少玄集叙

皇甫汈

兩儀奠位二曜揚輝經緯其間書契攸作文之時義遠矣哉雖有懿德鴻勳非假曲謨曷由宣闡故壽不同于

金石而名可齊于霄壤者以此世之談理學者詆為末
藝守吏局者謂非適用殆猶茹黎糗者難與道嗜腴之
美蒙旃毳者不足與語綺縠之華也矧言本心聲詩緣
情靡游心內運應物外感性機妙發氣韻天成爰稽作
者良亦艱矣匪作之艱知之惟艱匪知之艱言之惟艱
此輪扁不能臚斲而伯牙終于輟彈者也義軒既邈震夏
寢湮宣父釐正之後卜氏泝其源申毛貫鄭沿其流咸能
詮風人之旨窺作者之意歷世近而習說真也倬彼我
祖啟詩明雅皇考績業哲昆嗣響廼延仲氏聿秀厥宗

七齡夙悟即懋藏膏之志九歲綴文遂精彫篆之技至乃
研討六籍旁覽百家朝帷不卷衣榻幾穿室人讓麥而
莫知侍兒竊饌而無見其篤如此由是學臻博極思覃
深湛緬豪士于西州追玄風于東晉家稱千里國號無
雙兼以氣質爽邁儀容儼肅後進資其善誘末學藉其
人倫而余分則友于義同師授雖士龍特眷于平原惠
連最鍾于康樂蔑以踰也每有述造輒相詔眎商榷砥
獎可得而言方其家食含章與徐生二黃定交華札之
間篤嗜工部既而何李篇出病其谿徑專意建安嘗曰

曰詩可無用少陵也至鮮中登仕與蔡王二行人廣搜六代之詩披味耽翫稍回舊好雅許昌穀乃曰詩可無用近體也又與王文部李司封唐陳二編修劇談開元天寶之盛而心醉焉乃曰詩雖逸体亦無使盡闕唐風也至為歌行一本樂府而參以太白際括鏡吹之餘猶曰七言易弱恐降格錢劉也故其詩特工五言而七言近体薄不經想余與聯組二京方珂三署被竄則郡檄交移承諱則倚廬同戚雖伯季具通而敦賞獨深矣試為標論詩蓋錯綜魏晉而託宿于唐英賦則馳騁屈宋而逸駕

于散駢文則陶鑄班賈而呈範于中郎其篇也幽玄以通思春容以御氣婉麗以陳詞和易以達理憤懣以抒情綿暢以該事雋永以歸趣其始構也隻字不愜於心片言無艷於目踴辭窮思擁衾寤索曾不少休是以吟苦則彌日不就神來則下筆立成今稿中或兩字未竄或二語並存致蓋密矣若夫錦必有襲卮非無當苟慙博物疇發斯蘊欲倣胡廣于官箴擬劉達于都賦病未遑也奈何覩姱容而決驟過屠肆而垂涎妄意伏散詎曰知味哉方其潛心經術晞軌儒林若易序詩說春秋考原周

官襟志亦略槩見早謁陽明洞析道体亦其性靜得之
若與東郭鄒氏揚山方氏往復諸書鋒辨莫之能抗至
其佐郡分臬坐有餘嘯案無留牘魏懷慈父越畏神君
固知戟臣歎辭賦非夫蕃戾恥翰墨垂績良有以也然
才高妨位命達憎文淪落一官見嫉衆女不令第嘉頌
於屬車備清問于宣室是皇猷無潤于挾藻而國典不
寄于方聞也嗟乎當宁按圖詎攬燕臺之駿開閣倒屣
惟羅棄邑之龍匪今為然振古同慨矣歲在丙午丁辰
荼酷頗有憂生之累貽余春日齋中讀丹經一篇系曰

夜來更加竄定庶幾可觀詩之難言如此後世誰相知
評定余文此陳思所以興悲也亡何長逝命矣夫命矣
夫然年雖中促而名則宏遠矣胡云未究厥止哉余知兄
詩庶能言之不特可比申毛貫鄭亦卜氏之亞也昔孝
常次補闕之編王縉表右丞之集顧余謗劣昌克勝
勝茲幸而伯氏運斤二孤命梓芟采精覈都無遺誤
猶謂標譽騰毅以俟宗匠聊以習聞余兄之言揮涕而
告秦樞俾知先人制作之艱若此云爾

三州集序

皇甫訪

三州集者紀官跡也今上嘉靖改元歲在戊戌余為司虞氏閱視京畿時武定郭侯勛憑寵作威日益驕橫詔典大臣作陰探部權奪取賈人金以億計歸于私橐余為發摘之又嘗請毀張掖民居名通山陵實益已第余曰此殆欲直取武庫耶持議不可候銜之誣以慢旨置為理官于是有黃州之役歲在乙巳余為南省司勳氏時當考吏太宰張公潤耄無能為專任郎官因論賢不肖黜其所素嫉而留其所易與以快已私余起而力諍之言官希附詆以侵職謫為州倅于是有澶州之役止何太宰

為甌寧李公廉才察滯稍遷郡佐于是有括州之役嗟乎坎坷屢遭未嘗損其烈節訟牒旁午不少輟其篇章黃蓋楚疆屈賈放逐之區也諒而見疑忠而被謗憂心辟標故多怨誹之辭澶蓋魏境蒙莊寄傲之地也虛憍疾視猶有鬪心故多忿激之辭括蒼越稱嘉麗康樂娛遊之所經也時余安常委順若將終身焉既和且平故多暢達之辭當是時倦宦而并減文情避人而間出累句亦足以興慨矣緬自弱冠起家解褐登仕躬際聖明孰不欲出入禁闈優游以致卿貳然才滋衆嫉命

與時違退而立言豈余素志乎謝憲以來偶檢制作散
逸過半田雕禪棲寓楚還山江行新語諸板悉毀于謝
兵之手三稿篋中幸爾無恙兗革請授梓人以應好事
者之求嗟乎余政之何武之思徒離沛郡詩慙謝眺之
詠奚重宣城若夫白雲赤壁山色猶存湘水淇流江聲
無改一展卷之餘而歲月徂征風塵奔走王事鞅掌物情
寢幻宛在目中至今心悸黃甫暮月澶僅半載括三改
歲其久速咸數也昔人愴陳跡于俛仰喻過客于光陰
聊以識吾適耳詩云半哉長子楸嘗携之黃州令校黃

詩次琳携之澧州令校澶詩季穀携之梧州令校枯詩
勒為四卷題曰三州云

陳約之集序 皇甫訪

嘉靖庚子余友陳子約之以憲職督學于梁即捐館淇
上歸櫬越中時太史唐子應德以上書失指免官祠部
熊子叔抑以奉職忤意承譴二子者不遠數千里漬絮
酒以入甬望總帳以出涕撫藐孤于素室搜遺草于名
山而後相與別去余方倚廬未果漫邁嘗移之詩而悲
焉亡何唐子刪定其述造若干卷乃就荆令某登梓而

以序屬余申之日昔先生安假寵于太冲子獨無意哉
余不能辭叙日夫聖王擢德志士殉名是以神龍驥首
幽雲景蒸寒蟬發散涼飈始列當其生利見之辰適司
鳴之會履好文之朝遇同時之主凡含經之生綴辭之士
孰非擗菁挾藻以緯國華者哉歲在己丑天子覃側席
之慕相居有開閣之風乃緹組諱藝彰纓味道契協塤
箎言郁蘭莖彬、半號為得人而海內嚮風矣枚朔丘
馬迭晉于漢庭陳劉應徐同升于魏室坐論豈足多半
是時也侍讌登歌則家追大雅苾游第頌戶起新聲一

字之工聞竒而傾耳片言之巧覩縟而躍心紙價騰踴
于都門簫譜浸淫于禁掖若陳子者方齡于終童比才
于賈生雕章綺合藻思羅開顧英時一時尤藝苑之選
也然而好惡易更盛衰頻復不逮之隙構見媿之霧成
斯長沙之役往而金馬不容于陸沉矣陳子于是稍戢
鋒穎卒就繩檢猶且寄興于山川發憤于歲月周爰于
馳驅宣情于羈旅述造益工豈曰在外無竒哉流盼之
間不十餘年而向之契協塤箎者邈為參商言郁蘭莖
者析為萍梗子竟長逝化為異物良晤愴跡于南皮零

落傷心于北海蓋謂此矣今考誦其遺編早鑄四傑晚
鎔二張道軫于平原晞駕于康樂麗于游燕充于八落
雋永于浮湘備于吳越歐閩間展可傳以不朽異乎湮
沒無稱者矣奈何湛思芬于吏牒迅翮摧于嶮路雄才
頓于促景榮名乖于中壽使鳳池未禡曜靈假年究其
所底寧止是乎此運命之與蕭劉所以互論而董史所
以同悲也唐子諒余之言哉因占為序并系詩于末簡

夢澤集序 皇甫泌

夢澤集者齊安王君之作也君名廷陳字稚欽號夢澤

子因以名集云父南墩公濟孝廟時登壬戌進士為吏
部郎生君穎慧絕倫髫齡即能綴文殆由性靈非假師
授黃童世謂無雙倚相時稱能讀咸楚產也君實似之
吏部公愛之甚常云王氏千里駒復見此子矣甫冠舉于
鄉越丁丑試春官俱為禮經第一廷對擢高第選為庶
吉士與東浙汪子應軫江子暉閔中馬子汝驥許子宗
魯任丘鄺子灝大梁林子時曹子嘉西蜀余子承勛楚
顏子木暨君並擢藻拔天敷華緯國詩人之盛彬彬首
是科矣江子為文鈞玄獵秘襍以古文奇事指既闕耿語

復聾牙令讀者認根眩覓至莫能句隱口汗顏而罷王君每有所造輒大叫以眎人曰有能增損一字者願以千金為賭恐呂覽金卒莫可得也又好為譏評由是人多陽服而陰憾之矣歲餘解館拜為吏科給事中值毅皇帝將南狩在廷群臣咸諫止之章奏日盈于公車不獨言責也汪子乃激眾詣闕下上書宰相熊峯石公典司館教危言沮之日倘禍叵測老夫力莫汝庇也且賦烏母謠大署玉堂之壁語侵石公、為大慙其縱誕多此類先是忌者以館中譏評語浸淫聞于政府政府銜之

書上果諷吏部出補州郡吏竟得裕州夫脂膏磬折不習其容訟牒填委又非所好至則尚嚴棘不畏強禦法行貴戚有鷹擊之風謁御史不為少貶廼晞附權勢文構彙稔遂使鍾儀繫冠于楚囚鄒陽按劍于梁獄悲乎今上嗣位湛恩汪濊虛納曲貸諸子稍、晉服君獨註網擯棄顏子嬰禍尤烈至使患同黨禁而榮異彙征去均淵墜而進乖薪積世共惜之自後一紀而余忝已丑進士識崑崙山人于都門山人者張詩也雅善諸子間與余道夢澤事因聞其詳余亦濫有時名諸子引與

締交未嘗不延頸想見王君也况負才使氣亦與同病
尋以觸忤權貴賴天子寬頌謫為黃州理官是役也不以
左遷為恨而以得繼蘇長公為榮不以赤壁為樂而以
得見夢澤子為幸下車止何乃乘雪造其廬時君足
跡久不入公府余置自外員居由別館君亦不惜造
余乍奉半面驩若平生接以杯酒申以贈章辭載集
集中夫王氏業紹青箱官聯朱紱為楚世家君又令其
子暨弟若侄從余游嗟乎君胡白首于衆而傾蓋于余
余以胡為在衆欲殺而在君獨憐也顏子雖清揚未

覲而芳訊亦數相聞矣君屏居幾二十載釋意於爵服
娛志于琴書覃思古人專精作者屢勤剋薦恥赴弓招
觀其上願中丞陳監察書若嵇康之絕山宰及寄余懋
昭舒國裳二劄即楊惲之報會宗其節槩可想見矣君
方歛英戢銳撝謙履坦不以才華傲物而以道術誘人
使早年砥行能然可優游以取卿相然未能宣耿介發
孤憤如晚歲所底也固知書成于去趙賦就于還邛人
爵榮名豈有既乎終不以彼易此矣夫楚多才之邦而
辭賦之藪也屈原見詆于上官宋玉蒙詬于登徒彌衡

被害于曹瞞然其志則爭光于日月而其言則等敵于
霄壤矣君亦美媿哉是集也樂府古詩潘陸再齊軌下
擬陰何五七言律沈杜比肩叅之盧駱文效左氏國語
而兼騁班書類東京尺牘而雄視崔蔡足以不朽矣凡
詩賦十一卷文六卷共十七卷成一家言舊刻于家塾
季弟廷瞻刻于淮陽姪同道又刻于吳中板益精矣

五岳黃山人集序 皇甫訪

山人諱省曾字勉之黃氏季子也苗裔汝南葉繁江左
武德由提戈疏爵奉議以射策發科乃知易學起乎

將軍刑書隸于司法矣俾彼先考維我舅氏鏹積既饒
羸貽悉滿山人幼在紈袴雅尚墳典每嘆曰昔謂黃童
無雙今安知有二哉遂散金罄橐購緗光架覃精藝藻
蔚志儒林糟粕城旦之書寤寐竹帛之業一經口誦允
為心極旁通柱下流覽裨官左史尚其能讀東方詎云
足用子政謝其博極中郎慙乎該綜示是文恪公鑒以
偉器新建柏期以千里喬司馬申倒屣之接霍少宰垂
推轂之獎漁石唐公造次晤語即敷久要空同李氏未
奉半面先投書謁逋斯而下鴻公鉅卿咸以交知山人

為榮否則為憾詳見自傳事多不載山人雖跡海丘中而聲馳海表矣乃與仲氏踰軌二俊並駕一時師資友于商權公是力追古則盡滌時趨忌者詆為別立門戶而不悟失之徑庭矣既而仲氏以明易舉南畿第一山人屢黜乃棄去更治詩亦擢置第一循例計偕登臺展駿都人欽遲朝列虛左噫歌累月觀止而返然薄玩軒冕耽情山水欲長遊名岳託慕向生因號五岳山人歲在戊戌謝南宮之招締西湖之賞與豫陽田子窮探歷覽更唱迭和賦詩成帙增價藝苑視攀龍鱗稅若蟬翼士

益以此賢之至夫使者行部守令下車莫不藉其人倫訪以政事雖名在諸生而禮隆上客舌妙談鋒腹韞經笥嚮如應叩泄若縣河聽者膝前靡不心醉自是問字之樽日陳于座上在浚之旄雲爛于戶外山人肺病倦遊玄思甘寂繹我貴之旨達名親之累不為家省鬻書自給深居却掃專意述造乃叙頌高士以寄志焉迨夫晚歲絕意區中結友方外馬遷習道于黃子許詢叅梵于支林故其詩往々娛康樂之清暉屏淵明之喧壻緬景純之仙遊契摩詰之禪理兼以苞蓄既富探汲不竭

譬之黃襍組而綉彩炫目金石疊奏而英韶盈耳璫璣
並儷而世覲其實椒蘭俱燻而人抱其芳思劇沉幽語
罕仍襲凡象外難摹之景必鑄以新範雖目前塵瑣之
態亦緣以華辭宿構非工食時為敏今品味全集賦頌準
乎騷經詩歌本之古選興寄備乎開元序說泰之二京
碑誅酌之六代語苑祖乎充衡連珠合于平原客問擬
于韓傳玉畧覈于河上典錄昉諸越裳是故鏡理者取
為著龜博物者資為武庫儲說者竄為累繩綴辭者采
為筌餌又以才猷經世數值違時故鳴不以平言由孤

憤年才半百奄隕大命詎不痛哉黃集總為百卷部以
十千手自銓勒藏之篋中厥嗣姬水授之肖諸童烏屬
草方于文考捐彼負郭壽此遺編嗟乎雕論足傳知徐
生之不朽鳳毛早秀慨荀令之猶存余與山人有中表
之戚號為相知故序次不誣云爾

徐迪功外集後序

皇甫訪

徐氏迪功集六卷為君手自定正空同李子刻於豫章
或曰李子稍芟損之其說出于少谷鄭子自今觀之徐集獨
綜菁英莫可瑕類非其佳穢自得去取過嚴乎家兄山居

搜逸稿於元子伯虬乃歎曰丹以素掩華蘭以薰奪氣
碩寔態不窮豈形質夔絕者哉遂選而刻之題曰外集
勒為二卷昔人謂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言洛神池鴈
便成二體之作若夫窺若心于初構究條理于終篇推廣
厥致無害並存矧採龍泉以議割持夜光而論照即千載
端拜曠若神對孰謂後世無相知定吾文者耶嘗考論
弘德之間李何諸子追述大雅取裁風人一時藝林作
者嚮臻同好景附咸足馳騁海內而徐君亦獨步江左
矣然而意見柄鑿造詣堂室恥凌好勝詆訶生焉君兼

尚玄虛守寂寞祿位不顯聲稱亦微毛嫱雖艷不悅
于凡鳥陽春誠麗寡和於巴人李子未化之談家兄
知難之嘆可合而觀矣今或未辨音節罕閑興寄剽
綴靡辭詭于風雅俗方貴耳群起吠聲辟燭火之燭其能
爭光于日月乎此君山知玄經之必傳中郎抱論衡而
秘玩者也詩之品藻二序詳焉余故不多評云

何翰林集序

皇甫訪

何君元朗嘗撰綴詩文累萬言輯成名曰何翰林集繫
之官也學憲莫君序而傳之間以眎司勳氏余為嗟賞

久之蓋君自綺歲從經師遊即厭棄時義耽嗜古文博綜九流研味四始兼抱濟物思効一官試諸生間輒拔異等竟以數竒蹶於取第惜哉宰相察其才強之起家拜南京翰林孔目地既清華職復閒散俾克覃志著志賢哉相君賈生不為不遇矣先是吾鄉文徵仲氏亦以推擇待詔金馬門後十餘年而蔡九達氏繼為南孔目嫺於文辭日與上公鉅卿交聲聞藉甚世傳南館集云後二十餘年而何君繼之二君德學頗相埒蔡性迂立邁風流醞藉何殆過之夫陪都者古所謂秣陵建業也表

以鍾阜環以大江地稱壯麗俗號繁華君雅好山水故樂居之每自解曰今我守茂陵之園索長安之米亦足沉手然非所好卒上書自免設勞以訟牒屈以守版當不俟六百滿而邛生行三徑荒而陶令去矣何君亦古之勇退者哉君雖謝秩猶眷愆石城將營別業及桑梓盪于海波柘林殘于烽火遂懷避兵之圖益堅卜居之志杜甫草堂開于潭水羅含精舍寄之江陵加以談若懸河識同藻鑑或咨訪政治或詮析名理君為揚權古今指陳堅白車騎填門履綦沓座南

國人倫更達有道西京遺事復見憑虛其暇日也狎梵
侶以玄探結勝流而觴咏每一篇出匪但藝苑翕推而
閭巷通誦鳳館詠昌齡之句雞林售居易之篇昌讓焉
君又妙解音律晚畜聲伎樽壘傾于北海絲竹理于後
堂躬自倚歌尤長頌曲江左餘風不在茲乎昔相如不
與公卿託疾遊陳思恥事翰墨上疏求試誦君館中言懷
乞休得請諸詩可以槩見至與王左輔趙中丞二書使
秉麾當局勲烈亦豈少哉由是知寄興非遠而警悅
其辭持論不洪而枝葉其說以此言詩與文失之千里

矣莫君深于藝者謂君文法劉向馬遷詩本蘇李而近体
出高岑間評覈良確矣仲氏叔皮由進士為郎聯纓南
署亦拙官工文方之求點云夫華亭自機雲而下往
有兄弟齊名者二包長謝而苑嗣興靈淑誕祥信不爽
哉

徐文敏公集序 皇甫汈

昔余先子中憲公嘗謂汈曰我明制科遇丑輒得文士
乙丑吾鄉翰林徐公其選也汝嘗從公遊又為公所取
士亦由己丑擢第將弗圖紹厥美歟汝其勗之夫文闕氣

運詎靈語弋契革義繩葛天已飛浩唱音流媧管叢
雲遂挾幽詞監二代以郁周忝列國而芬楚詞人間出
騷客嗣興炎漢肇基六十餘年延至文景海內又安化
臻刑厝武帝方嚮儒術招賢良徵文學之士以公孫弘
為宰相擢嚴助為中大夫由是買臣壽王枚朔膠終等
並列左右覩子虛為異時見主父而嗟晚開東觀延
賢之閣置金馬著作之庭唐虞邈矣文不在茲乎明
興高皇帝薄唐宋之緒企周漢之隆息馬論道投戈
諱藝百五十年孝皇垂拱於前毅帝祇台于後治號

時雍比隆文景長沙李文正公挺儒流之宗秉人倫之
鑒獎誘後進軼軌平津時李員外何舍人又抵掌而談
秦漢奮力以挽風騷乙丑策士顧文康榜也公與會稽
董公玘分宜嚴公嵩鄴郡崔公銑雲間陸公深南海
湛公若水並在翰林出入禁闈郎署之間則有給事
殷雲霄倉曹鄭善夫迪功徐禎卿咸逞雕篆之伎締
筆札之交非秦漢之書屏目不視非魏晉之音絕口
不談當是時毅帝雖耀武而兼好六龍北狩八駿南
巡之曲度紫塞以遙聞橫汾之辭望翠華而遞奏雄

才大畧殆亦漢武之匹也公之婦翁為文恪王公叅衡亞相
合璧長沙乃接勞論于外庭授詩法于甥館所造益
弘深焉若夫元光發憤以上書建安摘藻于中論東海
綴玉臺之詠瑕丘輯珠英之篇溯其淵源實由苗裔公
與李何特相友善朝夕揚榷往復譏彈每有撰述輒
為嘉賞矣世宗臨御崇儒重道稽古禮文將柄用公
群望攸歸帝心簡在貳秩宗則寅清亮績佐銓筦則
允哲端揆與會稽均職齊名擬之董賈焉余覽唐子
應德叙中峰集曰弘治以前未嘗言秦漢而能盡其才

近守繩墨而不離乎法蓋病乎世之決裂以為体鉅釘
以為辭公之文庶幾類此而詩則方駕李何翼嚮建功
矣或謂館閣之作踈于昉古而巧于徇今不知視草宣
麻訓誥之体典則攸宜綸綍之音潤溫斯稱差與外制
判耳踰一紀而為丁丑舒芬榜也時則江子暉顏子木
王子廷陳許子宗魯彬一盛矣又一紀而為己丑羅洪
先榜也時則唐子順之陳束任子翰熊子過李子開先
不能悉數而余先誦先君之言竊附諸子之末幸矣前
之為癸浚之為辛推之恒驗否者氣運消息盈虛也夫士

閱三榜才僅若人皆首華金步鳴玉負璽丹地揮翰紫宸宮唱商和霞蔚雲敷朝露溘先晨星零落所不朽者託之斯言悲哉凡古今詩合序記碑銘頌贊傳說雜著及經筵誦章摠若干首勒為幾卷題曰徐文敏公集云公卒踰三年仲子玄成赴闕上書而祭葬錫再上而贈典隆謚蔭備踰十五年季子玄素請于監司而祠宇考又踰年搜採遺闕刊校訛謬彙次之屬余為序以梓而文集成嗟乎龍門罷御媿任昉之非才鳳池有毛慨公業之不死云爾

沈太僕環谿集序

皇甫汈

稽昔嘉靖八載時膺昌曆運際熙朝帝方典學崇文右賢左戚拔我多士三百二十人庭攬振鷺之儀階肅漸鴻之羽含章膏藻彬々乎得人之盛推是科云斯時疇弗欲彈冠晞世策足要津紆朱懷金出入禁闈君臣相得坐致卿相然十罕其三者竒于數也又疇弗欲攀附鱗翼炳績恢紘俾臯夔衡旦之業顯枚馬淵雲之辭修勒鼎勲彞垂聲竹帛然十罕其二者阨于時也奉身林壑委懷圖史託諷詩歌闡道綦訓藏之名山傳諸來裔

十罕其一者拘于才也余解憲屏居踰十稔矣曾是在位睹首晨星歲猷煙燼海內訥聞著作鋟布則羅達夫有念菴集應唐德有荆川集陳約之有后岡集楊汝承有濟南集任少海有吏部集李伯華有閒居集羅熙載有華原集吳純叔有玉涵堂集僅若而人猶或守儒說而失則固或慕仙遊而失則誕或學綜博極而擇未精或天不假年而造未竟才難不其然乎環谿集者雲間沈大夫鳳峰所撰也君自束髮為弟子員即厭棄時義研討古墳非經緯之書不流于目非漢魏之作不畜于

于心逮絀組而躋上蘭剖符以領劇郡尋端臬軌復秉藩條所在蒙化去輒留思然非其好也雖訟謀叢積而鉛槧間操吏局塵勞而占綴自適觀其乞改南署引疾東江諸疏可以想見其槩矣昔人謂閔眇之製必湛思以宣綺靡之辭由緣情而得苴茵鼎之貴不能奪專鱸之思熊軾之華無以挽扁舟之興不既深于詩乎子游學擅精華士衡才稱俊秀皆吳產也君今其人若梁推文士隱侯居先唐品詩人雲卿其選然雲卿之詩進于驩州以後而隱侯之文妙于郊居之餘夫豫章漢沔

之流廬嶽衡山之鎮風景又不特崇山瘴癘也而環谿
在九峰三泖間詎減墜石礎星懸水縈雪之勝乎蓋
君之作實宗家範無替世美矣且卧高謝傳尚繫
望于蒼生年逼趙昌猶堪承乎清問初服乍反荐剡
屢騰終不以彼易此矣集凡詩賦四卷諸文十卷萬
有千言大都妙悟神解俱造玄乘並可永傳而襟著
連珠尤所最得意者余才劣之問敢竊譽于比肩
識之王筠規要賞于撫掌聊書簡末為同榜得人
慶爾

劉侍御集序

皇甫沔

侍御劉子威以所編詩二帙眎余一為客建一為越覽
云夫劉子早歲以明經擢第拜中書舍人選為侍御史
著散南臺三輔至今猶欽挹風裁同官嫉其能竟遭
播遷乃謫理興化移倅吳興有是作也諦覽閩中詩
凡所賦樂府盡合古調及所擬名家咸類其人雖絕
照代東武諸篇宮商禠奏而並出雅音江淹擬陳思諸
作丹素互施而悉呈艷績又曷過焉非妙思通方兼
才具体能臻是邪載覽越中詩鹿則自成冲襟超悟

明文海 卷一百四十一
畫去雕篆都棄塵釜如境閒花稍落林靜鳥忘還華
滋紛易歇芳願坐成乖自是煙紅驚藻思可煩花鳥
八閒情足稱秀婉又江路愁能畫鄉園夢懶尋聊憑寄
哀鬢為道未歸心哀而不傷得風人之旨矣矧靈巖
仙鯉地接武夷天目茗雪溪通菴畫_畫足以展眺興懷
余弟子約與侍御同榜亦由水曹出貳茲郡凡有占綴每
相商推江山助藻于燕公羊何附轂于靈運實一時
勝遇非獨窮愁而已若其明允折獄庭寡諍詞沉静
當官坐惟長嘯乃克殫心于藝焉夫詩闡成周漢魏

繼作齊梁稍靡迄唐始盛蓋唐以詩賦取士故士之工
詩猶漢之經術有專門焉如從遊應制必品其高下學
士競拔于外昭容評可于中雖讌集賡唱亦私為甲
乙推其擅場故詩益精焉稽古柏梁而下蒞臣第嘉
於屬車華林以前副君課美于即席蓋同揆矣今輦
轂之下絕口不敢談藝遷謫之人尤所深諱乃使仰
楹而纂言杜門以覓句侍御之作有未及覲而賞之者
文本閑運道固曰時寧不重可慨哉侍御業已遷臬終
太夫人喪將赴闕補職嗟呼長卿輟吟于巴嶺夢得申

詠於玄都其家範驗之此行矣

祝氏集畧序

代張中丞景賢作
皇甫訪

自昔文蔚吳中才臻江左言偃業於孔氏獨得精華厥
後嚴朱並緯漢典顧陸競拔晉庭方朔寓為書師伯喈
隱茲談藝彬彬盛矣其為俗也民有輕心士多師古
伎尚竒巧物必精良故覽左生之賦而驗山川之巨
麗誦平原之詩而測土風之清嘉考持正之序而觀
氣狀之英淑至乃翕輕清以為性給冷汰以為質煦
鮮榮以為辭美稱竹箭粲等春葩且至德造自泰伯

峻節亮于延陵故士之生也往、玩晚爵服跌宕琴史
雖輜輳未遇而撰綴不輟申孤憤于一朝流芳散于千
載此王孫之謂我公子者也余家食時蓋聞祝枝山云迨
遊京師每學士大夫持其片言寸翰爭相傳眎咸加歎
賞惜乎未覩其全也丙辰之秋叨奉簡命來撫茲邦軍
旅之暇躬歷山川周爰土風延眺氣狀其嘉麗英淑固
無爽于乘謀所載也竒巧精良物產工師猶昔也握珠
抱璧文獻之彬彬具在也間詢所謂枝山公者則已物化
三十載矣而公之元子方伯續謝秩屏居亦久矣訪其廬蓬

連蕭然也索其籍珍發篋中也翰墨僅存其一又蠹
所殘缺也蓋公少落魄不事家業而方伯克守其祖
參知公清白之遺力莫能梓翰墨為時所重書竟人
皆持去家無餘也世德其賢矣哉公諱允明字希哲性
靈夙拔機敏默成五歲而手作徑寸之書九齡而目兼
數行之覽稍長蓋篤于學夏無卷帷冬有穿榻遂綜
貫百氏銓析九流窮鏡玄鉤覃研細素雖輜使未譯爾
雅闕載靡不究而習其說焉其為文也芳腴融于心極
雕績暢于辭鋒取無竭源叩有餘響分吏占牘則十紙

互通對客揮毫而千言立就同時乃有楊儀曹之博極
都太僕之冲澹徐迪功之後婉唐處士之縱誕公特兼
之自謂取高第反覆掌耳乃僅舉于鄉晚歲試宰興
寧超倅京兆著有異績皆非所好也因自免歸而四君
者仕因通顯業並終宴謂非百季之風節激之然邪
諦閱公集述道德則闡而弗畔紀象緯則覈而有徵
論政治則可推而行陳事情則委曲而款談名理則標
顯慧宗志靈怪則不誣幽秘至夫賦績靡而有則詩藻
贍而寄深辭託諷以感物散諧律以赴節神構匪襲肺

吐必新体裁具備意無不逮者矣鴻匠如公不獲振
鷺羽于彤階奏鳳音于清廟亦命也方王之恪掄材
之初徐春卿揚譽之日豈直以鉛槧垂勅哉思欽銘
彛鼎而不偶者也悲夫悲夫再閱大遊一篇則又謗
蒙叟之危言陋公孫之繩辯逸騁雕龍指深喻馬探其
襟袍將扶搖宇內豈區區槍榆所可控而笑哉昔魯
肅披卷以臨麾燕公視學于戎幕予媿非其人悼
往哲之不作而惧斯集之久湮也又先大父與方伯
公登進士忝茲世誼圖為鋟梓時則蘇守雲中溫君

飾吏右文樂任其事用廣其傳云集之分類凡十有二
曰騷賦曰樂府曰古調曰歌行曰近体曰古体曰論議
曰書牘曰碑版曰傳志曰記叙曰外教勅為三十卷總
曰祝氏集略皆公手自編定富矣哉其四君著作未閑
于辭賦唐則篇章寂寥揚復簡帙散失傳者徐集
耳公別有祝子通祝子罪知蘓材小纂浮物蠶衣太
中遺事野記興寧縣志祝子微祝子禠語怪慙鐸音
江海殲渠記多未遑及後有好事者因予興起庶搜
輯羣玉不韞韞名山也是為序

編次仲弟少玄集目序 皇甫冲

上帝發祥錫我皇甫乃有樹名周室紀績彤門由茲
以降鮮不有文以華中國以昌休胤是故周書述微子
之命詩人載有客之篇其來尚矣炎漢德衰弘農慷慨
陳辭束身歸黨觀其對策日食應詔自效自頌諸篇
史稱言不怍其心矣槐里削平禍亂功高不賞閭忠
十說拒而謝之曰委身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諗不
遇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非所敢聞嗟
乎此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玄晏自以漢人不仕魏

晉託言厓弊棄跡丘園後之君子知晉徵士而不知漢逸
民亦不亮其心矣若夫博觀宏覽時號書淫守玄釋勸
可以見志高逸世紀可以考學豈以侯王屑意乎時則
傳烈女而龐娥釋序三都而左思顯何其偉與李
唐之文至昌黎而三變近道持正首得其傳著在文
苑常處厚稱其排百氏之襍說判九流之紛蕩徵會理
軸遺訓辭波踏正超常曲暢精旨比之賈誼劉班云一時
操管之士若温岳松枚彬、乎競美矣而茂政孝常
則入室崔王方駕錢劉安定八宗於茲為盛蓋自德

參以弘義明公之屬直言事太宗而談文者與唐相終始也五代以來寥寥無聞吾仲氏子安考求先葉至宋元之際未嘗不撫卷歎息以為稟氏之下降杜生之既微不是過也爰入我明籍鳳陽者以武功顯居睢州者以望氣用寓安東者以鄉舉達子安謂予曰是皆未足以重吾宗復其世業而光昭之固在吾等耳於是苦心研力窮搜邃討博采精思謂非馬班曹劉不足以詣其極蓋今之為文者王宋稱一代之宗李何為中興之冠然王宋反元習之靡而不能不病於穀李何矯一時

之弊而不能不泥其跡故其為文雅意於史漢莊騷間而於詩獨有取於迪功然又狹小其篇章乃刪其遺文以為外集嘗歎曰會諸氏之長以追六代迪功其庶幾乎子安刻勵二十餘年其性敦靜簡默又能致其深沈之思其於詩鑄辭精而為古遠体骨竒峻辭彩英發陳風論則婉而不迫叙政事則直而不俚頌功德則艷而不誣不敢妍於一字不求工于一辭肇端莫測歸趣難探詠之而有遺音咀之而無窮味使觀者動心說志又以拙宦不達多感慨之辭亦憂患之意與

擬議而談則建安開元之盛蓋瞻忽間耳子安之在
藝苑猶機軸之有文錦廩庾之有秬黍而吾宗之有
子安則衣裳之冠冕而居室之棟梁矣惜乎天不假
年而竟止于斯也子安卒之明年其子秦樞捧其遺
稿請為刑定展誦灑泣掩卷而起者數矣今年秋秦
又申其請遂飲痛而為類編之稿凡十帙已亞屋蓬
二集十取其一而不足仕使二集十取六七使旋客魏
金陵三集十取八九而有餘東覽則子安之所自定也若
其散篇漫簡殆與十帖相伴則僅以類從不復得其日月

之先後矣摠得賦一卷一十四首樂府一卷四十八首
古今詩一十八卷八百七十九首書序記表禱文五十
五篇題曰皇甫少玄集以示秦樞二子不惜空匱命諸
梓人秦樞可為能子矣可以為孝矣刻成請予序之嗚
呼子安刑定吾集欲為吾序而弗逮也吾逮序其文矣
吾何辭昔王元禮七葉重光名德為盛劉孝綽宗人也
十聯華當世心竊慕之故于先世之文采諸散亾編其
遺軼既輯先大夫五集與所著諸書又取大父韋菴公
詩文集而刻之今又見茲集之成也能不為子安喜不

明文海
卷之四十一
為吾慰耶雖然青箱之學屬在後人三都之文必資名
世予但序次其目故稱先人云若其標譽騰聲程往鏡
來以永遐軌靈諸首簡俟擅辭宗者

徐迪功外集序 皇甫湜

僕昔耽藝究作者之林卓彼徐君雅擅音藻岩棲暇日徵
訪遺文得徐君詩百餘篇於其家予刑其半刻之為迪
功外集徐君有集六卷刻于豫章北郡李子序之所云
守而未化蹊徑存焉者也集君手自選定予所得百餘
篇者皆其棄餘然尚多可采今謂于藝者弗逮也又所

次存綴厥微詭於流轍庶翼而傳云惟君華郁其思天
然特稟尤長賦頌之文其所用心蓋自漢魏以迄開元
天寶之盛無弗窺也夫詩之為藝獨異眾体作者韻度
鮮朗情言超瑩而原其趣參之以神要其構極之以愛
考則古昔往々冥契嘗謂徐君之於詩可以繼軌二晉
標冠一代斯不誣矣夫并包眾美言務合矩檢而不隘
放而不踰斯述藻之善經也奚取于守化而暇詆其未
至哉始君弱冠為文賦即可垂世而人莫知之然于詩
未為工而榆塞嘆西閭吟等篇則既藻麗如梁間語

顧人弗稱即他詩最纖下者輒稱之不置而其人沉淡
不競釋褐交李子最昵時宰屬君代為之文君揮之弗
顧以此坎壈終其身李子當弘治正德間刻意探古叢
赫然君與辨析追琢日苦吟若狂毋吝營訾卒所成就
多得之李子而其知君顧未盡况非李子哉古曰知難
久矣夫諒哉悲矣吳郡皇甫孝子安序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三十四

文集

蔡白石郎署集序 侯一元

白石蔡子郎署集十二卷為詩五百五十餘首文一百
八十餘首合若干萬言蔡子十七登朝為行人數使方
域遍覽名山川行求古文奇帙憑軾讀之學靡所不
窺文聲蔚然其時蔡子方尚偶儷為六朝詩挾奇

之士咸自以不逮大雅君子或不好也既不蔡子持服
歸家數年益厭故所習更為平易然其漸漬深不能
盡變其盡度而趨于古則自今為南署郎始也故題曰郎署
集云集中為南署郎作者什九以前什一甚者別之其
餘則蔡子棄之矣叙曰淳備哉古文不在茲乎詩諸體皆
合五言類陸機沈約易者擬子昂七言近體與盛唐諸
公相軋而七言多似高岑近體多似王維文古雅典則
尤長碑傳以襍置漢人書中明者不能辨也書疏上書
論議疊：終童之婉賈生之挾其歸在于平易曉人不

終不為末世枝葉自余所見近代今世諸名家體力遠
到風格大脩未有過也余嘗與蔡子論文蔡子曰余究
觀古今之變跡其所以同異竊怪世之學者鄙夷唐宋
高睨秦漢而卒無所之也猶猶傲然自以好古其所為
文有至有不至其至者古人所嘗言也其不至者如優
孟抵掌為孫叔敖愈似則愈可笑矣且昔韓蘇諸公何
嘗不研精墳典搜羅百氏其瑰才好古當倍蓰今人卒
乃自為一家擅名後世故學古者未有善于韓蘇諸公
者也今五尺之童斯以唐宋為詬病悲夫悲夫余嘗三

嘆其言蓋今之文士鮮能免此者然謂韓蘇之文即古文固不可也古文渾樸雅厚繁簡各適語盡而有餘聲後人不然以斯為異故曰韓昌黎振六代之衰已振而文亦變蓋其不可得變者規矩繩削其方圓之美豈得媿漢氏哉間者名士刻意古文句摩字揣久之無所得稍厭去則更為末世枝葉其人多與蔡子善者然蔡子弗謂是也茲集所載皆效法漢氏無一語相襲而渾樸雅厚初無少媿毛物間異神駿不別然後知蔡子所用心矣其稱述韓蘇諸公以為善學而非當世亦

猶曾子畏子路魯西薄管仲惡其似而非者乃願學固不止是誠得古人至精肆為文辭渾樸雅厚而勿守其精粕則管仲之功何必見棄于仲尼當捐匡合之際取治賦之小哉故蔡子之微意可觀已斯集之成蔡子年適三十爾而其人深厚神守于內光不外謀有長年之貌意嘆常下人其學日益未艾也且漢氏響久矣如蔡子所謂後世子雲非邪或曰集詩別有效唐初體何也論者多言蔡子優入盛唐以其故業六朝六朝之視唐下矣用上下之陵夷之勢易也是又不然

今固有六朝者皆得其似而遺其真吾知其不能唐
矣六朝其初亦皆追跡前世俛于漸漬以成其習故不
若唐人之雅正而或者見其靡麗以為唐所不能為因
因固守甕盎膠不可解是以終身不覩乎大全也楊子
曰先病而後瘳蔡子存此所謂不忘著簪者歟夫源水
經于汙瀆合于清澗以有源必至潦而清不若其汙也
蔡子之存斯也以觀惑者其庸有瘳乎

王鶴泉集序

侯一元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詎不信哉或乃曠歲齊軌異地

合符神者尸之而不知其所以然嘉靖丙辰余受官之
梁道謁侍御斗城孫公而見鶴泉王先生之集感而歎
歎者久之曰嗟呼志士哉夫事未有不竟于志者也故
曰志燕而燕志越而越自余髫時從先大人留都已聞
宗伯甌濱翁有令子其季即鶴泉子果以易學冠畿甸
士又十年試春官對大廷咸上第而余未學亦獲茹
連為同年小友時從通方丈人縱譚六藝楊推古今
上下周秦漢魏江左李唐之際間請王子所安乃王子
則歎愛好梁人空同先生之撰每為余言史遷杜甫

而下最高者空同子空同子今之遷甫也其意津津然嚮慕範圍之然鶴泉子故清癯日疲精于揣摩步趨之間靡間寒暑晝夜其為人潔廉好修期為無詬訾人士無賢愚雅俗汲之與文歡一時被容接者咸稱鶴泉子當今金玉追琢君子也故名日益起身亦日益瘁無何竟感羸疾以卒余竊嗟傷之夫士絕甘忍嗜內支柴枘林心焦思壹志墳典豈不欲附離青雲廁足藝文之園聲施不朽哉而令轉盼之間影滅響絕不亦痛乎如鶴泉子崛起海澨不安曲慨然思企中州之豪迺其

述造溫醇整潔矩矱自命亦既入室空同胥如其志矣今後則未有表著傳述之者也余念欲振之而未有路蓋後七年而直侍御公按梁集卒刻于梁叙傳之者又梁人賢豪縉紳也斯殆亦有神感哉今逝者有知吾知其地下得遊空同相樂矣雖然鶴泉子非獨文也觀其與侍御公書交相勗以良知之學將師陽明逝象山以希周程之緒使天假之年克見其止則庶幾哉大人之業夫雕蟲篆刻又曷足稱于聖儒之門哉尋其言以求其志斯重可悲也已蓋延州心許帶千金于丘墓巨鄉

寐感駐丹旄于素車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斯集之刻也
也以教故存友與興厲世風不其邵乎因卒業三嘆而為之序

文抄自序

余嘗論繩契來古之文章充乎冊府佚在巖藪者殆不可勝原易象在魯列國無傳尼父晚歲乃覩此秘文章
觚三折蓋其時異書妙義不傳通都之下者多矣尼父
歷聘足履偏天下非獨趨時也乃以搜采遺佚旁求耆
獻相與訂盟千載補苴闕文故曰吾學夏殷之禮文獻

不足徵所學必在文獻之外矣曰道未墜地在人文不
在茲乎則必有所獨得於人間曰吾自衛反魯然後論雅
頌又非獨周之文盡在魯也至夫訪狄龍之老定鳥名
之官師絃心於子襄咨周典于季札聖人皇一一生勤
於斯文乃如此年逾六十始論六經化筆一過便成鈿
典詩書刪刊禮樂訂次春秋筆削一二字易贖唯尊文
周之繇而疏發之蓋救羅之日多揮撰之日少故云述
而不作何常作哉此不誑語也自羲農堯舜至于孔氏
宇宙間冊典刊刪至此乃定是其大繩尺已七十子既

殂國策驚於戰伐莊列肆於玄虛韓公子之名實屈左
 徒之騷文至是天下竒撰分鑣角曹才士爭艷而經義
 減於咸陽之炬錮於扶書之條幾若灰寒燭盡者已太
 史遷父子領天下奏記慨焉傷之搜緝而述史記當此
 之時倘無命世才如遷者則佚文不收不傳來者茫々
 何由知上古自任以尼山即小過哉然而後學之眉鏡
 也厥功偉矣迨元封芝鼎間人主好文老師繹經五方
 竒撰山藏塚發蠹竹朽壁悉剖神奇向歆彪毅並淹經
 貫史班固後出踵武總業久在蘭臺剝裁漢書詔令

疏奏既足獨有漢氏諸志諸表益復涵茹群言其才膽
 整華密奄有西司馬之所長自稱道古今函雅故正文
 字唯學林蓋不獨紀漢一代事即古經藉及七略者流
 靡不沉精會粹於此書創始者力鉅追述者義精其詆
 史遷為疏略抵牾亦豈過乎當河漢之際天下文獻充
 然四出自不可無此書馬班伯仲未易評也六代下並
 祖騷宗班時二小以柱下南華貝葉出入洗刷之而文
 益鮮妍耀燁比乎玉樹琪花雅麗極矣于此時也又宜
 有照明之選洗穢芟蕪割腴收采明璫紫貝禁苑稱

珍特立文家一摹是為後葉文集之祖云其于刪述文
 獻主張斯道貫串千古似不逮遂固之粗有發明乃若
 清英圖妙從古未覩可稱東斗紫壇之瑋寶此又一奇
 也立聖裁經鴻筆立史其英爽四飛者獨自為文章
 家夫豈相妨哉近代才人杰士但作無述諸子百氏蕪
 襍無統好今不好古好文不好道豈獨尼山絕響即班
 馬猶為絕業當此時也又宜有一刪述之人而尚未之
 見蓋人知作之難孰知述者之尤難人以作為立家不
 知述者之功大也他日在館曾採數十百首合作者緘

之帳中題曰水文鈔誠得所入可以竟登閭風游大庭
 化羽翰而昇重霄矣家寶不多必不貴知我則希我
 亦無匹稱情而談余無讓焉

十館綜文紀畧 沈懋孝

在隆慶之初史局弘開運逢千載冊總九葉事列六曹
 署分十局我僚寀諸兄弟壬戌乙丑戊辰辛未約五十
 餘員良極一時之選在皇屬精圖幾泰道始亨其在
 外皆起召耆碩天下正直忠良大有名之士無一日不
 朝亦無一日不諱公道大昭禮法清肅言路弘開批紅

日下闔豎屏息百司靜清古人言士大夫入治朝欣二
如在春風中由今追憶當時朝野間治象思之真可樂
也吾輩每二鼓起三鼓出門四鼓入直或導蹕或宣勅
或當制或扈從則其入更早天光紛紛紫宸在御矣朝
時盡復古儀奏事領俞天顏莊藹玉語清和我輩簪
筆螭前日欽天表躬見都俞和衷盛事起居之署日
日大書特書之不勝書也朝畢即從駕御文華誦帷日
誦分經史經筵列六鄉上常潛神聽熒或賜睿問或退
而遣中侍者捧黃絨再屬問龍光咫尺啟沃得聞其忠

金幣牲醴雲需露湛盥沐上恩至優渥矣未刻誦畢各
歸署中常以一日完先朝十日史事具筆付館下舍人
謄出送閣中乃敢散及出署夕陽常在琪樹踈鐘錚二
闕門將下鍵不及馬長安問故人須擇一沐日始能了諸
交際箋牘事故常秉燭歸休不十刻又將起而趨朝矣
一時士大夫勵精清時芒采更倍皆以聖哲為師以天
下為任以道德經綸相策勉如我二三兄弟各懷竒抱
探秘亟思立千古之業每於葦蕪欄下紅藥池頭彼此
商略如有可言茅簷獻曝彷彿記一二條以俟知此道

者參焉文各有體、各有自始如器有陶匏焉常以古
之創者為摹就其摹若臨法書日夕精究肖出者等於
渾成一絲不易初範久之將入神焉故論者常泝之盛周以
上芻搜佚文古冊不得局、在聞、見、之前梁昭明謂
後之作者加工於前非也文固貴遠用亦不盡在用宗子相
稱一為麟鳳言三款加滄飯文固貴明理亦不盡障理王元
美云宋人一字入根苗三生鋤耘除不盡文固貴博古亦不盡
在用古蕭子顯謂太倉紅剩物不堪餵朝食由此三事又不全
倚此三事吾文從太空中飛舞在筆端即我亦不自知者此氣來神來之

指丈夫不第以文人命七尺軀矩步雅趨則元老持衡
法論微言則巨儒談道侃謔達疏則膚士陳言事直文
校則南史秉筆正如出師表治安篇望之者可知胸中
故貴文外自有品文如六龍扶日香象渡河變化動搖便
有轉移世界之方開局轉局結局處決江河陟壘岳氣勢雄
天下若垂天雲子長之文杜陵之詩誰敢對局者讀書
時如老賈市貨揀練抽精彙之函檢閱一朝出示人價
長百倍採之不精求之不博聚之不多臨文即巧手妙
才何如宿構之妙臨翰締思局中必有為梁為棟之名

巨製乃出焉故云工師求大木此物非構榱椳栴比不可多得亦不能常配合故先構以日夕之思如其不得通幽香僧寮在青蒲上自得之如又不得或出郊縱覽天壤山川裨謔謀野則獲良有深味韓歐蘇魯文一意十數行直瀉順流便不可入楚騷欲語且含半含又吐所以深華有致時之人高者直好涵耳秋月澄江上芙蓉千疊夜色宜人此時此景必有舞鶴仙娥冉冉以至曾懷若有此物在遇景遇事色色生香清英昭被無處不鮮灼以上八條殊有妙理皆良友誨我之言其人或顯或

晦或在或亡不敢列名氏唯我同館之交自知之耳嗟呼此道從古難言之可言者具乎此不言之致更玄微矣

范水部先生集序

沈懋孝

吾郡先父范先生遺文如千卷嗣君某哀次行于世友人李君實序之頃以示余生平才先父雅慕其古文詞未之見也覽集則歎歎以歎何嘆也士生此世總非來便沉沒章句帖括間方精采饒給時日夕并殫神明于無所用如先父者嶽嶽士林久已倦勤晚乃僅得諸濛

汜之前魯戈一揮返而東者三舍耳入仕為有司拮据

其家嘗悔為吏又不知為諸生亦良苦兩筆名臣戶稅

民事如永垂入為水部郎以司灌居易水上抗慨慕古

古節俠與中人相舐抗竟勤其官以死其人才賢坦達

思以用當世惜哉乎無年然光父孝嗜古自青衿已

然衫袖中函中造次未嘗不挾冊以其間游意著作之

林詩若文蓋宜甚有之然倉卒捐殞官舍書帙零落屋

塵收得此已自神爽涵映足升大雅之庭其取材博立

局平故自名世之家且如光父之才之學使早脫科試入

闕秘府縱意探討不知凌厯又當何所止即如所與君

實訂盟之言或得以林間日月優游寬收之將其所得

亦復何量嗟乎豈天之意遂以在茲之托併付長康氏

乎青籃接而玄黃燦亦叔皮明允之緒也何可讓焉余

嘗論壁府玄臺自神人所署必有異謀不流人間乃人

間清華超妙境宇上下千載若斗之芒別有異氣特與

江海妙士開此一境其襟度品局其詩文字畫繪事皆

察絕千古飄欲仙唐以下獨李長庚白香山蘇黃州

黃魯直米元章數子者雅能追風邁俗可叅稽阮樂衛

諸人惜有未遂沿而昌之者玄風妙氣到今未得大揚

吐也頃見揚用修氏世說原本王弼州氏長公外紀今
有長康氏襄陽志林並是奇書而晉史新刻近且琅
流布書局將此道不落莫歟掃去俗法間學語習條達
上遂與古泰鴻赫胥游戲元化中此又一天壤矣人生
不滿百即其書五車何必皆傳要於空明玄界中自得
本來則片楮行墨亦自芬芳無窮其人與骨俱朽矣其
香不謝此謂必傳之道試與長康氏論正其指附之水
部先生集中

書陳白沙集後

王世貞

陳公甫先生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
處有超乎法與體與題之外者予少年學問為古文辭
殊不能相契晚節始自會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
醒不飲而陶然以甘不自知所以然也若邵堯夫非不
有會心處而啻拖胝跋種、可厭譬之剥荔枝荐江瑤
以佐蒲萄之醒而餒魚敗肉臬美蛙炙襍然而前進將
掩鼻扶喉嘔噦之不暇而暇辨其味乎然公甫乃極推
重莊孔賜又堯夫靡也而公甫亦自沾、則不能盡出
無意以此小讓陶先生

宗子相集序

王世貞

嗚呼北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而
吳郡王世貞為之序曰昔在建安二曹龍奮公幹角立
爰至潘陸衍藻太冲脩質沈宋麗爾必簡嶽：李杜並
驅龍標脫銜古之豪傑于辭者往：志有所相合而不
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為用則豈盡人力哉蓋亦有
造物微旨矣日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扶
吳生既天目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吳
一再論詩不勝覆酒孟噉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咯

咯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傳天竅自發叩之冷
然中五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于腋而投于咽然當
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
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之才然不敢盡斥矩矱而
創其好即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不屑也曰寧瑕無
砥又曰致良在御精鏐在篚可以噉決而廢千里余則
無以難子相也諸善子相者謂子相趙津筏而上之少
年間是非子相者謂子相欲逾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
相指也充吾結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

則吾取其全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
句二不得累篇吾時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
一不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即使公幹
太冲必簡龍標小自貶損而附于諸賢之驥子相甘之
哉子相于文筆尤竒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
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
無憾于法乃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于才乃往
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沒悲夫悲夫然具是不
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日譏薄文士無毛髮之用

子相獨不然為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人出叅闕
藩屬有島寇事衽席吏民調兵食規摹為一方冠既又
佐其臬為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
不憚謂麒麟鳳凰寧能並雞犬用手不得志不能為聖
世吾厭吾雞犬行去矣于鱗犬賞之為詩曰一為麟鳳
言三歎加殮食其曹偶持論若此

王氏存筭稿跋 李攀龍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然
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于繩

墨即所用心非不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于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沒逃不為者彼方且得意意之若是其自異爾奈何欲自掩于傳物君子也閩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于繩墨也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于繩墨原夫法有所必所必至天且弗違者手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為文章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揚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

伯又言祭酒與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為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乎長之為文章而引于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日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于文章往之紀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秦胡言胡秦俱言倭要害即欲聞時政不亦韜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

康對山集序

王世懋

王子曰夫文至弘正間盛矣於是閩中稱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為最然獨最偃蹇至削籍以死余至閩中首索先生集讀之恠其盛名之下所著僅此而時亦有蔓衍亡當於情實者馬伯循傳先生首舉其張氏族譜乃集亦不載以為疑亡何先生之子鄉進士柁來盡以先生遺集見付乃稍卒業而歎其鉅麗然其為蔓衍亡當於情實者亦益以衆則何也先生當長沙柄文時天下之孱弱矣閩中故多秦聲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質直之氣倡之一時學士風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廢而使先秦

兩漢之風至於今復振則先生功也既以放廢無聊稍托之聲妓以自耗其瑰磊之氣不能作下雜腐毫生活而家居久名益重海內丐文者無虛日先生間以絲竹麴蘖之暇應之門生子弟亦時有為代筆者以故不無蕪譌至其為詩樂府蔚健故是風雅所寄而五七言古律間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據胸臆或用時人名號爵里或韻至便押不必麗於雅故此自先生雄一世由我作則或以為不當併削然余謂柁也尔其為康氏志也者則可留為千載之下重康先生也者則不可留夫使

利叻後生執一瑕以廢先生之瑜毋寧使獲罪於先生之子孫謂廢其家志哉凡二集中鋪叙亡關係者必削率直亡蘊藉風者必削命意就時離於大雅者必削總之舊集之削者十之二三而遺集之入者十之三四彬彬乎足成一家言矣於乎歎畏網羅人思僞異命不諧俗死犹煩人先生少負僞聲為廷對第一人意將兼舉經濟潤色之鴻業不幸被惡名以廢其志事既無所表見而放浪形骸之外又為禮法之士所繩獨所不可磨者有斯集在乃又以砒砒溷良璧叢篠穢美箭是先

生之窮且併其文為異趣者揶揄此寧獨康氏子孫之羞亦斯文後死者之責也是編也出即不敢謂盡得先生之心抑或風雅備焉覽者循是以求先生未白之心庶幾哉千人豪思過半矣

鶴鶴集後序

王世懋

鶴鶴集者黃州守鄒君彥吉以自名其集也托于卑而名盛德也墻東王子讀其言而歛衽曰詩道盛哉洋洋乎其隆萬之間乎夫唐之人主以詩登士士之工乎此無惑也士業由此登吾以謂高者當在帝左右任審勿

顧問之司次者乃以試州郡諸散秩及屈指而計其人乃多不然開元以前人主當命侍臣應制蘓李燕許之流猶執文柄厥後實寥々焉若權武諸公未當作者而詩家所推李杜頌在下僚即高岑劉白常柳之徒大率多為刺史郡守若常蘓州柳々州千載後以其州名不易也詩道之廣不必臺閣在唐已然矣我國家用經術策士選入史館者始以詩其用於世彌狹然士之好之者浸深日廣角奇競秀歸然踵立即開元天寶間亡以踰之若吾彦吉其一也彦吉成進士年甚富為膳部

郎不六載選為黃州守黃號難治彦吉卧閣而治之聲籍甚天下以為任職吏彦吉始刻其詩于郡齋天下又以黃州守詩人也其詩縱橫入手靡所不愜為古詩古色黯然而視常柳為近体秀色可殫駁々通高岑而上也讀之使搢觚老生日逃吾昨而避三舍彦吉位且益高詩日益有名所成一家言當不可涯量頌其使人口膾炙始自黃州天下士爭道鄒黃州矣夫黃州故彦吉之一枝也不必上林安知一枝之為小而九萬里之為大手吾又安知一郡之為一枝而臺閣之為九萬里乎若吾

彥吉其可謂妙於自託也已

胡祭酒集序 吳國倫

司成胡若思先生豫章人起家文學荐陟青宮歷事高文二廟學術聞望冠冕南州其所自著頤菴集諸學士名公序而傳之矣今先生即世垂二百年海內後進生慕其鴻筆罕從購睹往之懷遺憾焉頃司馬中丞李公鎮靖兩粵警服諸蠻業已建橐修文幕府清宴乃手先生舊集一帙屬吳子曰茲予先世所為什襲珍也古人尚友先自其鄉有如杞宋文獻齊經師非藉表章

能無湮歎先生熙朝大儒故當不朽子雅好藝文又嘗一日遊豫章也于先生獨無意乎吳子唯之退而稍為銓次得詩之精者六卷文八卷教青以復司馬公因序曰知言難哉宣父志聖辭命未遑蓋難之也况游聖人之門者乎粵自結繩以還竹書帝編以及二南十五國風其詞醇龐溫厚蓋上世之大音也逮夫三傳八書離騷十九首紀述既嫺諷詠合度蓋去古未遠詞旨廓闕其後二京寢盛言成一家六代流似倚末不競近躒變自自唐人音節稍振然貞觀大歷以後無采焉良由風運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三
通遠才品殊致雖瑕瑜不掩而復古為難其惟能者從
之乎語云不逢師涓勿與審音不遇季札勿與觀樂豈
涓札之外人皆聾瞶彼有所深慨矣夫學以益才文以
足言皆明訓也中人承學鮮究斯義大較有三疾為師
心者非徃古而捐辭裁員奇者縱才情而蔑禮法論道
誨業者則又譏薄藝文以為無當于世嗟乎茲不學之
過也藉令辭裁可捐則方員何取於規矩禮法可踰則
華實不必由本根謂藝文無當於世猶之責騶麟之不
耕而以司農病鸞鳳也不已誣乎夫師心員奇其詞翫

翫曼衍勿談矣乃論道講業名為聖人之徒也何至叛
辭要之訓蹈鄙倍之戒侏儻大雅糟粕微言以自掩其
孤陋猶曰我具赫聖人足矣為用文之其誰欺乎乃先
生以學名世多所窺覽秘閣書博綜外家翁貫職典故
其為文若詩上緣聖則下攝儒玄沈思重淵綴采繁露
縱之若隘八絃操之曹不下帶蓋發抒性靈宣暢風教
庶幾提衡衆氏鼓吹六經矣若其侍從密勿容與高華
而猶棲志洪厓竒悰玉筍恬曠之度至今猶可想而挹
之其視因窮愁而著書遭逢凶廢而述史者又不啻徑庭

矣夫抵掌非教非其似也捧心非施非其不似也先生諸辭不煩繩削而步趣音節伯仲漢唐蓋未嘗求似而又未嘗不似其猶郢斤庖刀乎才益於學而言足於文若先生者庶幾聖人之徒哉而司馬公則先生之涓札也可以竝不朽矣

蘇門集序

吳國倫

高子業仕為按察使卒于楚其友陳約之嘗梓其蘇門集以遺楚人后二十年門人亢子益重梓于梁顧在楚者楚人之傳之在梁者即荐紳大夫不見多蓋亢以梓

歸其家屬其家屢匱不能守至為子錢家所藉匿不傳者幾二十年手再至梁始謀諸陸道函贖之得復傳嗟乎子業庶幾不朽哉中州談藝之士率謂子業興七先生後然自獻吉仲默而下難乎雁行子業者乃他日子鍾稱詩而求多于文獻吉評文而求多于詩即二說并持而瑕瑜固不相掩矣吾友徐子與鄉為汝南太守時蓋嘗登平臺謁唐三賢祠慨然興嗟曰高常侍與李杜齊名一時之過也獻吉仲默並策上駟而馳中原高子業雖驟駕第緩轡後至耳且皆中州名產于三賢豈有

古今乎業已上記蔡中丞請得增祀三子為六賢從之而卒陰阻于里中人罷子業而入李何為五賢祠云予予觀李川父所為五賢記自中州七先生外猶有不勝其眈眈者而獨置子業勿談嗟乎子業之不遇身后且爾士之相知難矣而又奚責于子錢者流哉道函曰茲集再傳子業不必以俎豆量也微子則元珠沈矣誰可使為象罔得之枯桐既嬰當索諸棄灰之衢耳願序其事以為后徵序成則灌甫宗正又為李氏留意焉子將嗣圖之矣

潘光祿集序

歐大任

南海析而為順德余邑也邑人多能詩余友潘少承詩最有名嘉靖中少承與余同周受學于秦泉先生而習于黎梁諸生者久隆慶末少承仕為光祿署丞未幾死京師于是余詮次其遺詩序之曰鍾嶸有言氣之動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不聞于世道非也然詩之漢隆誠與世禪代矣明興天造草昧五嶺以南孫黃黃哲王佐趙介李德五先生起

軼吳中四傑遠甚百餘年來經術貴而聲詩獨視一振于弘治正德大都三河東西秦之產淮南江左稍繼響應當世宗皇帝時泰泉先生岨出南海其持漢家三尺以號今魏晉六朝而指揮開元大曆變椎結為章甫闢荒蕪穢于尖微功豈在終軍陸賈下耶少承之詩得于先生為多屹乎東南一壘入為天子湯官酒正位不及執珪也猶然臥前茅以進燕趙少年吳楚豪傑莫不右潘光狎祿主齊盟矣一時聲詩之盛謂可並弘治正德間云昔楊雄狀親爵位不踰衆人而桓譚信其書必傳少承

已矣後世宜有知其詩係於世風者漢人不以執戟廢郕中之名太玄具在則輜軒使者安知不誦少丞詩以表南海哉

九峰先生集序

歐大任

昔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七篇亡矣孔子于正考父七世祖也遷魯之後名頌或佚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商詩在宋孔子家書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是之謂頌刪後至大毛公傳矣余七世祖九峰先生宋

淳祐末與樂清劉敬吉水鄒灑同遊太學景定初率三
學諸生伏闕上疏論賈似道專政誤國及何夢孫附鳳
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排逐善類不報遂去國闕書
院誦授于家故有詩文集十卷宋社既屋先生亦卒矣
元季之辭家藏是集佚去且半今所存者三卷即不敢
比商之名頌其所遺什一不亦類關文之史邪謹裒錄
其副刻而傳之嗟呼士丁哀運既矣漢道盛時敗繒吹
簫之夫推魯不文枕析圭僭爵先生一登澤官以布衣
終曾不百石卒史若也其論恢復大計與上陳丞相書

草茅憂國豈為名高乎溘死曠下自幸宋室完人卒不
失為忠孝士景公千駟夷齊采薇百世之下丘山鴻毛
竟何如哉雷且叔氏謂投匭時流涕太息似洛陽少年
然才名汨沒謝長沙矣嗟先生誠有如賈太傅者好
學世家余小子于嘉也終負愧焉于是益嘆恨七卷散
軼不及早編緝如遷魯時也

南浮集序

歐大任

吳人陸子華甫遊嶺南有詩二卷刻之而屬余序余不
接何以序華甫詩華甫文太史高第弟子也好讀書弗求甚

解性恬澹時賦詩作文以自愉快願拓落廢產僑居義興且十年雅喜游自江淮齊魯北渡易水入薊門留燕中者五年末余于京師締交莫之逆也隆慶初余都華甫來廣陵又三年與行西諸子結社咸謂得華甫晚余沿牒光州索居二年所華甫則杖馬箠視弋陽居一月余以憂歸華甫送余固陵雪涕而別曰曷未老必訪足下倚廬奉生芻于太夫人墓下也萬曆故元華甫道杭越徽饒吉贛與方清臣度嶺而至嗟乎即華甫高義余何以辱故人哉嶺外故多詞人寓公陸賈終軍以使至錫光

孟嘗陶侃范雲以官至謝靈運薛道衡沈佺期宋之間韓昌黎蘓長公諸人以遷謫至惟虞翻避地交州葛洪求砂勾漏與華甫庶幾稱奇游者夫仲翔會稽傲骨士也當其仙論積愆酒失微譽為世主之所不容自得一人知己死不復恨海濱弃捐終以青蠅為弔客豈其所獲已哉稚川以閔內侯求蠻方一令竟遨游于四百三十二峰之間遠托解化視斯世浮雲耳夫其隔閼懷土而不可歸則迹窮而不勝憂厭全濁而思羽化也則形委而不勝迫世喪道則多戚人喪世則多懟其報孫權

書別鄧嶽疏猶有一于讒毀之未平一于形骸之未忘者豈盡遊方之外哉斯則係于世也華甫輕五千里赴余之諾五嶺以南雅游諸君子無不人人以為得華甫晚華甫雖杖屨游乎然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似勝于虞葛二子邪詞子園故在也酥醪觀故在也羅浮即無華甫之蹟而斯集也將不可以虞之注易葛之抱朴子並傳哉檇李沈純甫云華甫五千里來不訪公卿而訪博士可以觀華甫亦可以觀楨伯矣余甚媿其言

南華文集序

歐大任

余昔聞廣陵忠諫之臣蓋有桑御史云當世廟時奉天門災御史上疏請停工役飭邊防且劾戶禮兵工四部長奉職無狀詔罷張林二尚書而諭嚴張二尚書供職未幾勅御史按順天會溝危疾疏乞骸骨當故銜御史也走府中喉王都御史曰桑生托疾辭艱上閱疏震怒也若不上章糾之禍將及矣王素重御史而御史有宿憾于經歷李鐸時諸御史短王惑焉及是鐸贊之力遂如所喉指論之下御史獄廷杖八十謫戍九江二十六年以死海內莫不憤恨嵩而稱御史之風節矣余過九

江望御史謫所又未嘗不獲。隕涕焉。今皇帝御極詔
卹錄忠諫之已沒者贈御史為光祿少卿。余是時適守
江都文學掌故也。部使者檄采輯世廟實錄。今制官三
品乃得立傳。余謂桑公諫言激烈足以表示當世。且先
朝賜謫。近地容納之恩。不可湮沒無紀也。于是為桑御
史傳。上太史氏公之子太學生履吉。履約因彙次其平
生章奏詩文為集。復委余序。嗟乎。余何足以重桑公哉。
粵稽廣陵在漢劉瑜上書論中官邪孽咎徵所由。時畏
其切直。拜為議郎。及瑜既死。宦官悉焚所上書。以為訛

言方桑公論四尚書斥嵩尤甚也。嵩從中匿其疏。而桑
公倉皇就戍。草亦不存。何其事與季節類邪。吉也約也
能刻集以傳。則桑公剛大之氣高明之識。達國辭中時
務哀而不怨。直而不迂。可與古作者並驅。而談塵諸篇
亦稗官野史之卷著矣。御史之嗣人善承家學。又曷媿
于劉氏之子孫哉。桑公諱喬。字子木。門人稱曰南華先
生。集凡八卷。廬山紀事與真詮二書。則刻布已久。不在
集中。

劉子威禪悅三草序

徐顯卿

古人稱曰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
行其然乎若劉大夫子威者年垂八十耄矣而力學不
衰彼其得於少壯者既多而采闕搜奇湛淹綜貫玄詮
內典固不繹非至老而始學不可言秉燭矣其猶曰在
若英其光逾烈哉杜門著撰其書滿家即未及惠子之
五車亦不啻如曼倩所奏者余方構草堂於菴畫之傍
聊謝紛瑳以自適而大夫以近草曰禪悅曰稊稿曰別
稿者寄示且索一言評隲之夫神以御形而神超乎形
外故曰齒髮無關於神明大夫晚而喜佛佛氏之言曰

汝面雖皺而見恒河沙性不皺其衰其皺者大夫形耳
故曰薄虞淵而猛志常在今觀其草猶若裴旻之舞劍
縱筆所至無可汰也大夫以淵涵遠粵雄勁奮蹕為
主宰後譎而人不能尋無淺坦而句易以乙正如蛟龍
之吹蓬潰裂橫逆震蕩狂決不肯作嶰谷之簫平和
淡泊者也當今作者雲涌詩文之道中興矣鸞者鷓者
鶴者鵬者吐綬雞者孔雀者鸚鵡者皆上厲乎天而獨
角鷹者側爪橫睨搏擊飄逝傲然欲俯衆羽而不為之
羣嗟乎斯其為大夫哉故有擬大夫為樊宗師李長吉

者而不知大夫好求之古自國語管子三劉三謝中來
其任意而自為之格自為之語則其所獨創也庸俚鄙
夫見子虛上林曰詞賦必爾而不知自我作古奚以馬
揚為以故讀大夫賦不能闡解輒謂僻澀夫孰知離而
合之而離之故哉余卒業三草而書此以復大夫其有
當于心否乎



